



毛泽东

引兵井冈莲花决策

研究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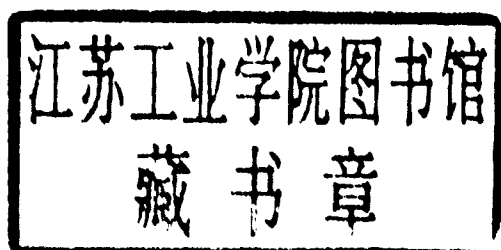
MAO ZE DONG YIN BING JING GANG LIAN HUA JUE CE

本文集编辑委员会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引兵井冈山莲花决策 研究文集

本文集编辑委员会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论文集 / 刘家富 主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73-2259-0

I. 毛… II. 刘… III. 论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F426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0676 号

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论文集

编 著 / 刘家富

责任编辑 / 谭有进

封面设计 / 易水寒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制 / 北京富达印刷厂

787 × 1092 1/16 22 印张 32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5073-2259-0

定价: 2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合影

2007. 10. 26



目 录

序	石仲泉(1)
1、“莲花转兵”是秋收起义进程中一座闪光的里程碑	魏丕植(5)
2、毛泽东引兵井冈的深远历史意义	梁 柱(12)
3、试论莲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	李 蓉(21)
4、从“莲花转兵”看毛泽东“上山”的思想脉络	张素华(25)
5、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陈伙成 陈 力(30)
6、引兵井冈说莲花	黄少群(36)
7、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历史意义	柳建辉 钟雪生(42)
8、毛泽东莲花“引兵井冈”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	罗海曦(47)
9、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六次会议的研究	闫永雪(55)
10、引兵井冈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路的起点	张幼明(64)
11、莲花转兵是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的战略创新	廖国良(72)
12、试析毛泽东“上山”思想与引兵井冈决策的形成	于俊道(79)
13、莲花决策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姚金果(86)
14、毛泽东引兵井冈若干历史问题的再研究	刘高平(89)
15、衔命传信莲花,功于引兵井冈	宋 勤 宋克荒(96)
16、刍议“汪泽楷密信”的由来及其他	汪向明 汪北平(100)
17、对引兵井冈“水口决策”的质疑	王太和(104)
18、引兵井冈与莲花决策	余伯流(111)
19、引兵井冈,在莲花决策	刘晓农 李水生(123)
20、秋收起义失利后引兵井冈决策探微	马洪武(130)

21、试论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中的人格魅力	唐莲英 叶福林(139)
22、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	梅 宏(144)
23、引兵井冈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启示	万建强(154)
24、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简论	陈荣华(161)
25、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历史启示	桂新秋(166)
26、铁军,从引兵井冈“决策地”出山	左家法(172)
27、试析莲花决策转兵井冈山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周少玲(177)
28、中共江西省委对毛泽东引兵井冈的重大贡献	陈培均 陈 莲(182)
29、毛泽东引兵井冈在莲花决策的历史研究	胡 松 李 霞(187)
30、转兵井冈决策地辨析	高继民(193)
31、试论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文尚卿(197)
32、从文家市到三湾:工农革命军行动时间释疑	刘浩林(205)
33、井冈山革命之门从莲花开启	陈清频、汤家琦(210)
34、莲花引兵井冈的红色起点	陈 钢(216)
35、引兵井冈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林道喜(220)
36、略论毛泽东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重大意义	谢晓国 文正再(225)
37、论毛泽东引兵井冈山	黄爱国(230)
38、伟大的创举,时代的启示	刘家富(235)
39、星火之源——试论毛泽东同志在莲花革命活动的历史影响	聂晓葵(239)
40、浅谈莲花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	陈丙娇(245)
41、星火之源说莲花	严漫泉(251)
42、进军莲花,引兵井冈	洪光星 朱龙元(256)
43、对引兵井冈在莲花决策的陈列思考	谢秀清(261)
44、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考	刘慧激(266)
45、方志敏对莲花革命的重要贡献	陈天声(273)
46、莲花对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的重要贡献	谢丙瑞(279)
47、莲花决策成大业,革命从此迈新步	刘小龙(284)
48、加快莲花县红色旅游源开发利用的思考	陈移新(289)
49、引兵井冈过程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关系	李凌宇(296)
50、毛泽东莲花转兵的人文历史思考	胡寿南(300)
后 记	(306)

序

石仲泉

2007年10月下旬,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萍乡市委之邀,赴莲花县出席“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学术研讨会。但我对这段历史说不上专门研究,只能从宏观党史和党史研究方法论角度来讲点看法。莲花的同志让我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山莲花决策》研究文集作序,盛情难却,将这篇讲话整理成文代之为序吧。

民主革命的28年,以遵义会议为界可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两段。后14年由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领导思想政治路线正确,历史的发展尽管也历经艰辛,但总的说比较顺,基本上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前14年的历史相当曲折,起伏比较大。但这14年的历史非常重要,不是说万事开头难吗?前14年就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开头。它有三个关节点,对党的历史和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即1921年党的创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历史起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1935年的遵义会议,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在全局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是党由幼年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在党领导民主革命的28年中,1935年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是将其历史分为两段的重要转折点,那么在前14年,1927年的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又是将这段历史再一分为二的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有两方面的意义,即一是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二是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单独领导土地革命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标志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开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我赞同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前夕的讲话中的观点。他说: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

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是一个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相提并论,捆在一起来讲,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在过去的纪念讲话和文章中没有过。有同志问,将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那么此前党的领导人和早期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探索成果难道都不算?这种观点认为,“开篇”还是应当从1921年党的创立算起,不赞成从1927年讲起。我以为这是将锦涛同志的论断误解了。锦涛同志讲的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不是讲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讲探索,那是从党的创立就开始了;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怎样走,那时还没有摸到方向。南昌起义解决了党掌握武装的问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尽管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转移,但是它将党的视野转向了农村。这两大事件,解决了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两大基本构件——有了武装,党就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有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就为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为核心而扩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又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和科学概括。而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则是1927年的这两大事件。因此,讲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的。它没有否定此前的探索的贡献,只是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主要是以这个时期的伟大实践经验为依据而开始创立的。

讲这些历史与莲花有什么关系呢?介绍上述党的发展历史是说明莲花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宏大背景。既然秋收起义开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而莲花与毛泽东决策转兵,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密切关系。那么莲花的这段历史,不言而喻,就属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的重要内容。怎样认识莲花的历史地位?了解这个大背景,懂得党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段开篇历史,有助于从总体上对其历史地位有一个宏观把握。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党的开篇历史与莲花历史地位”这个题目的考虑。

来莲花后,看了会议发的一些材料,听到一些同志表述的意见,除了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引兵井冈是莲花决策的观点外,也有些同志不赞同这种说法。我以为,作为学术问题还可以继续研讨,不必急着定于一尊。因为毛泽东引兵井冈究竟在哪里决策?这是党史界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有“文家市决策”说,有“古城决策”说,还有“水口决策”说,据说还有“三湾决策”说。现在比较多的同志倾向“莲花决策”说。前面说过,我对这段历史没有作过微观考察,只能谈一些自己的看

法。

根据这些年走走党史的经验,对待党史上有争论的好多事情,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两个观点:

一是多讲过程论。即党的很多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突然地一下子就决定或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思考、研究、决策和发生的过程,因此不能过于单纯强调一时一地的作用,还要兼顾其他因素。比如,遵义会议与党的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关系,过去就只孤零零地讲这一个会议的作用。其实当时开了许多会,从通道会议直至会理会议共有8个会议,它对于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推动党的第一次伟大转折都起了这样那样的作用。这样,其他地方对于孤零零地只讲遵义会议就有看法。因此,对于党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我就强调它是一个过程。讲两句话:头一句话,即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第二句话,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这样,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可能更全面一些、完整一些。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决策,我也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一个过程,即“决策过程”说。这个决策过程的所在地,至少包括莲花——古城——水口三个地方。因此,单独讲“莲花决策”是否妥当?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争议,应该有这样的考虑。《毛泽东年谱》写道:9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朱亦岳等汇报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等情况,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晚上,去参加余洒度召集的会议,当得知县保安队长已被放走,严厉批评余洒度。余洒度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未开成。”【页下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1996年的《毛泽东传》,只记载了9月25日召开前委会,决定次日攻打莲花县城;也写了在9月26日参加余洒度召集的军事会议情况,而没有提及毛泽东在宾馆召开前委会议的事。因此,在莲花宾馆召开的究竟是什么会议?还需要核准原始资料作进一步论证。作为史实,一定要努力搞清楚,这是立论的基础。不能想当然,不能太武断。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在宾馆召开的是什么会议?也不管作出了什么样的决策?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里毛泽东根据得到的宋任穷带来的中共江西省委的密信——指示“毛部应退赣西宁冈”,“那里有我们的党的组织,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这是宋任穷回忆的意思,不是密信原文),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毛泽东得到江西省委指示,并对井冈山的情况进行调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对这一重要作用不可低估。这是毛泽东最终作出引兵井冈决策的组织领导依据。没有上级领导的这个密信指示,毛要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是很难想象的。据此,能否可以说,在决策引兵井冈山的过程中,莲花至少有“首议”和调研之功。在获得省委指示后,还没有材料说明在莲花之前对此进行过议论和调研。如果说在莲花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还需要核查和挖掘材料作进一步论证,那么在莲花通过获得上级领导指示对井冈山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因而初步有了引兵井冈的意

向,作出了转兵的决策。这是可以站得住的。

二是多讲兼容观。大家都知道长征途中有一个“鸡鸣三省”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了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实际上就是担任总书记。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但是,这个“鸡鸣三省”会议的地址在哪里?是属于鸡鸣的四川、云南,还是贵州?我走长征路时,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无果而终。目前这三个省属于“鸡鸣三省”区域的地方党史部门,都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论证“鸡鸣三省”会址在他那个县。有的根据比较充分,有的根据稍弱一点,但争论起来互不相让。我向这些地方的党史部门说,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通过继续查找原始档案文献或其他第一手可靠资料将这个问题努力搞清楚。目前所以争论不休,就是因为史据还不够很充分,论理还不那么周全,因而不能完全说服对方。二是如果找不到新材料,解决不了怎么办?长期争执下去也不是最佳选择,不妨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对有争议的问题,都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先合作开发再说;也可以采用“九二共识”的办法,允许“各自表述”。但这都要以协商兼容为前提。因此,我非常欣赏十七大讲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这八个字讲得很好。只有坚持这个“八字”方针,我们的科学文化才能大发展、大繁荣。同样地,对于党史上有争议的,包括引兵井冈的决策问题,也可以采用这“八字”方针。这就要求对于其他一些说法,不要轻易地断然否定,简单地贬斥人家;不要搞非此即彼,绝对排他;而应当尊重对方,联手合作,互利双赢,共存共荣,共创共享。既然是搞红色旅游,就应当欢迎旅游者既到我这里走走,也推荐到那些地方看看。要有这个宽广的胸怀和气概。毛泽东引兵井冈的所到之处,就可以由有关部门联手整合一条红色旅游路线图,这就是合作开发,大家都受益,比互相扯皮、拆台要好。

这次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都写了文章,即使有不同观点,也有助于推动引兵井冈,是否在莲花决策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是好事,不仅对推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研究有好处,而且对推动莲花红色旅游也大有好处。我祝莲花县,今后的发展象莲花一样盛开怒放。

2007年12月10日

于北京

石仲泉,1938年出生,湖北江陵县人。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与编写业务,为我国著名党史专家,现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莲花转兵”是秋收起义 进程中一座闪光的里程碑

魏丕植

【内容提要】毛泽东同志在莲花县决策“引兵井冈”，是秋收起义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史实和伟大壮举。“莲花转兵”发展了文家市集兵的成果，从某种角度讲“莲花决策”奠定了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摒弃苏俄“城市暴动”的模式，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适合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有了这条正确的光明之路，中国革命才从失败走向了胜利。

【关键词】“莲花转兵”秋收起义里程碑

一、“莲花转兵”的史论不容质疑

2007年，是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八十周年。江西的有关县市先后举行了各具特色的隆重纪念活动。8月下旬，我与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龙新民同志，还有军科院、中央党史室、中央文献室及我馆一批学者专家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九江市委、修水县委、县政府的盛情之邀，荣幸地出席了修水纪念秋收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个会议期间，我从与会者的发言和论文集上，第一次耳闻目睹到“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字句，了解到在八十年前，秋收起义的浪潮在湘赣边大地汹涌澎湃，竟在莲花县掀起了一个惊涛拍岸般的浪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在那座叫做“宾兴馆”的学馆里，作出了后来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决策——将秋收起义的部队转向井冈山进军。透过历史的厚重帷幕，让我看到了一座世人知之不多的中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我深深为之惊讶与向往。怀着一种对中国革命历史崇敬和负责的心情，我专门向研究秋收起义的井冈山根据地历史的专家黄允升、陈伙成、陈力、康月田、樊昊、余伯流、刘勉钰、刘晓农、万建强、钟万祥等请教，对“莲花转兵”的史料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

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国史研究编修馆。其工作

任务是研究与编写、记录建国后的国家历史,对建国前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有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是知之甚少,不明究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后历史是相通的,应该了解我们的国家是怎样历经了漫漫征途走过来的。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雄关漫道,那么,毛泽东在莲花决策转兵井冈山,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从这里走向了通向胜利的起点!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县境内,虽然才几天时间,但是,这几天在中国革命史上值得浓墨重笔书写。

从修水回到北京后,我通过与有关同志的接触和资料查阅,注意到了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在莲花决定引兵井冈山,从史料依据上只有宋任穷和几个地方老同志的回忆,没有见到一份历史原件,就是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留下一点记载,因而还不可定论。提出对这一史题加以再研究的观点,是大家认同的。但是,近年来也有人以“缺乏历史原件”为由,否认“莲花决策”的结论,我以为似有些偏颇。就像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这样伟大的革命史诗式的壮举,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也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啊!难道这就不是历史事实了吗?

对于毛泽东在莲花决定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的史论依据,主要是中共江西省委派宋任穷送来了密信,指示“毛部应退赣西宁冈”,毛泽东遂提出放弃退向湘南的方针而转兵井冈山。我看过宋任穷对于这段史实的回忆,有四个之多,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文字材料,其内容大同小异。宋任穷同志的忆述是真实准确的,非常可信。他受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县工农义勇大队代表潘心源的派遣,与另一名地方交通员前往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他们好不容易与江西省委机关联系上后,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汪对宋任穷讲:听说秋收暴动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赶快追上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组织,有党领导的几十支枪。汪泽楷又讲到:我把这些写在信里,你带过去。宋任穷将五倍子药水密信伪装在一叠白纸内,带着赶往莲花。宋在回忆中讲到他是在陈家坊追上工农革命军的。对于陈家坊的地名,过去曾说成在铜鼓境内,近几年才查实,原来是莲花县现在的彭家坊,在几十年之前叫陈家坊,因为后来村上姓彭的人多了,又叫彭家坊,距莲花县城一公里。

宋任穷送来的江西省委密信,对于毛泽东提出引兵井冈山,无疑起到了讯息准确和科学决策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根据江西省委的信示,结合周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毅然决定放弃在文家市确定退向湘南的方略,改向井冈山进兵。在这些发生变化的各项情形中,工农革命军军力的锐减,是最主要的因素。文家市前委会议形成退往湘面的政策依据,是执行湖南省委制订的《湖南运动大纲》指示精神,即武力占领汝城、宜章等四五县,形成一个政治局势。但这一武装割据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拥有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而这个师“中坚”力量,又是原第二方面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即现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可是第一团在金坪中损失了第二营,另两个营也有

一定折损。经过在芦溪白泥岭的遭袭,整个部队只剩下七百余人。这样数量的兵力,能够充当割据湘南的“中坚”吗?在其他的兵力来源,无论是彭湃的广东农军,还是郭亮指挥的长沙四周各县的农军,都不可能赶到汝城去。既然军力发生了如此之大变化,还能够到湖南去吗?同样是军力的现实,通过工农革命军轻取莲花县城,前委知悉湘赣边界各县并没有驻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这对元气已伤的工农革命军非常有利。

还有一点使毛泽东等不可忽视的是,对江西省委信示如何执行的问题。《湖南运动大纲》有这样的规定:即“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工农革命军现在江西的地面,应毫无条件地执行江西省委“毛部应退赣西宁冈”的指示。

应该说,以上的三方面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定转兵井冈山的坚实基础。显然,江西省委的信示,自然成了工农革命军的退却终点和从湘南汝城易位为井冈山的决策依据。因此说,尽管前委在莲花县城的会议上决定引兵井冈这一史实,还不能得到历史文字原件的印证,这段话接上去。这正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党史、军史、国史研究者,以自己的义务与责任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而不可以此草率地否定“莲花决策”史论的可信性。

二、“莲花转兵”和“文家市集兵”奠定了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

要认识莲花转兵的决策在秋收起义历程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应该从文家市集兵说起。因为这是引兵井冈山的基础,没有文家市的集兵,秋收起义将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确定在湘粤四省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是1927年7月中旬重新改组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利用秋收时节农民与地主阶级夺粮的斗争阶段,组织农民暴动。到了7月下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四省的秋暴有了更加明确的设想,即“四省应给南昌兵变以有力的响应”,因为计划中的南昌兵变在取得成功之后,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中共湖南省委正是根据中央的意图,定出秋收暴动的计划——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命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担任书记。

从1927年9月10日起,参加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各个团,按照作战计划展开行动。狂飙起处,地动山摇,广大农民群起响应。但这场席卷湘边五六县的起义行动,从爆发之日到第六天,整个战局就非常分明,即起义各团都打了败仗,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形成秋收起义全面失利的主要原因,除了敌方的军力大大超过起义军外,就是工农革命军在战略上的失误,每个团攻打一处县城,反被敌人各个击破。还有军事主官在获胜后麻痹轻敌,疏于防范。其中损失最大的是王新亚的第二团,基本上全团覆灭,只剩下安源工人爆炸队为主的百余人。工农革命军师部所在的第一团,与在修水将贵州军阀邱国轩部收编为第四团,于9月11日在修水龙门厂消灭唐生智部独立营后,向长寿街进击。不料在15里外的金坪,匪性未改的邱国轩指挥所部向毫无防备

的第一团下手，掠走在龙门厂缴获的弹药和银钱。团长钟文璋见第二营几近覆灭，第三营也有所折损，辎重尽失，深感内疚，痛哭出走。

战讯报到师部，师长余洒度大为吃惊，派人收集部队，准备再打长寿。于几天前赶回部队，被任命为总指挥的原警卫团团长沙德铭，提出一团折损严重，兵力不足，不可再攻长寿街，应退回修水，派人向前委报告战况，余洒度只得依从。

毛泽东所在的第三团，于9月12日攻占浏阳的白沙后，14日下午在东门市召开群众大会。在白沙败退的敌军联合第八军两个营迅猛扑来，毛泽东下令掩护群众撤离，部队且战且退，向浏阳的上坪退走。第二天上午，师部的联络员找上来，报告了第一团的金坪失利、第二团浏阳覆灭的战讯。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在农民陈锡虞家考虑了1个多小时，对苏先俊提出当务之急是退出战斗区域摆脱敌人，到浏阳的文家市再作计划。

秋收起义部队集兵文家市，前委自然要考虑下一步的去向。在9月19日晚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余洒度、苏先俊的“再打浏阳直攻长沙”主张，提出放弃湖南省委乃至中央“会攻长沙”的原定战略，部队改向湘南而退，执行湖南省委早在8月制订的“占据湘南四五个县，成一政治局势”的计划。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卢德铭、余贲民的支持，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一再强调不可违背湖南省委的命令，但毛泽东表示前委有权作出临时处置，向湖南省委和中央作出报告的责任由他来负。前委书记又讲一这样的意思：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战略计划当时是对的，而现在情况已变，前委有责任调整对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了保存实力，只有撤出四面受敌的浏、平区域，退到湘南的汝城去，在那里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主力北出广东。

文家市的前委会议，解决的重大问题是撤出浏、平战斗区域，退到湖南省委曾有计划的湘南汝城去。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毛泽东的鼎力之举。这里有一道需要勇敢才能迈出的门槛，就是违背湖南省委“会攻长沙”的原定战略。因为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湖南省委已经在9月16日下令停止长沙周围各县的农军扑城的行动，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从起义的区域撤走，将要背上临阵脱逃的罪名。而后来的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尽管湖南省委于9月15日晚作出了停止16日长沙暴动的决定，可是中共中央于9月19日给湖南省委发来指示信说：“中央认为长沙暴动虽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有希望。此时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湖南省委执行原暴动计划，不许有丝毫游移。对于15日晚取消16日长沙暴动的计划，中央认为是临阵脱逃，由任同志查明情形报告中央处理。”（中央致湖南省委函——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1927年9月19日）

中共中央对于“会攻长沙”的计划，决心如此坚决，态度如此强硬，可见毛泽东要把工农革命军从浏、平区域退出，撤到湘南去，是何等艰难！上有湖南省委和中央的严令，内有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力持。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只有毛

泽东那样的胆略与气魄,才能做到这一步。毛泽东以清醒的头脑和睿智的思维,看到了必须退兵的内在因素,甘愿承担政治上的风险。文家市的退兵决定,是秋收起义面临最关键的时刻,如果像余洒度、苏先俊那样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和中央的“既定方针”,势必使保存下来的秋收起义的精华力量丧失殆尽。

毛泽东在文家市前委会议力持的退兵之举,当然是站在审时度势基点上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但这个行动决然不是盲目的、消极的,而是蕴含着先退后进的积极因素,可是事情还有主观愿望是否适合客观现实的问题。工农革命军在假道湘赣边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变化,又是毛泽东无法预料的。这一变化首先是部队在芦溪的白泥岭遭到萍乡驻敌的袭击,损失非常惨重,尤其是牺牲了毛泽东大为赏识的总指挥卢德铭,部队的兵力也锐减到七八百人,且在失败情绪的笼罩下不断有人逃去。在这样雪上加霜的困境下,工农革命军再向湘南而退的前景有两种可能:一是战胜沿路的艰难险阻,能够把数百人带到汝城;二是进入湘境之后遭到敌军的不断阻击,部队受到损失后兵力越来越少,甚至剩下不到百把人,这种结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湘敌力量一向比赣敌要强。这样的话,秋收起义部队又一次面临着更大的灾难。就在这灾难到来之前,有一项重大决策使之化险为夷。这就是说,前委在莲花作出的引兵井冈山的决策,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而且发展了文家市集兵的成果,奠定了秋收起义光辉的历史。

历史是无法假设和不能假设的。如果没有前委在莲花作出转兵井冈的决策,工农革命军肯定按照文家市的定策,向湘南而退了。这一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的话,就没有其后的井冈山武装割据和中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了。而秋收起义也决然不能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如此灿烂的篇章。前委在莲花的转兵决策,是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井冈山迈出的第一步,正是有了这第一步,才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这内中的因果关系,是十分显然的。所以说“莲花转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奠基石的贡献。

三、“莲花转兵”是中国革命全新道路的正确选择

穿越八十年的时光隧道,使我们更是清晰的看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努力探寻着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尤其是当时中国现状的正确之路——从敌人统治势力强大的城市退出来,转入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确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文家市退出来的十几天内找到和确定的。这一条道路完全不同于苏俄革命的城市暴动,这是一次革命道路的重大而科学的转变与抉择。有人后来总结说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第一次相结合的重大思想升华和理论创新。我赞成这一论述,如果我们把这一革命道路冠之为井冈山道路的话,那么,这条道路的起点就在莲花,因为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策是在莲花确定的,这一决策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开创性贡献。

在纪念“莲花转兵”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八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问题,作一些历史的回顾。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对中国的早期革命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一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其实就是仿效俄国先夺取城市再进军农村的革命模式,而且将这一模式当成经典化、教条化。这从1927年秋的南昌兵变、秋收暴动、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可以看出党的指导思想依然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那样,以攻夺城市为中心目标。中央寄以最大希望的是南昌兵变,因此在制订兵变的战略计划时考虑到:“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兵变之后是“军事上由闽转粤,与湘南编军一师共同取粤”。中央正是基于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的考虑,对于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布置,是“应给南昌事变以有力的响应”。因而湘赣边的秋收暴动,最终的战略计划也是定位在“会攻长沙”上面。余洒度、苏先俊一同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主张反攻浏阳,再打长沙,从军事角度和服从上级指示来说,他们是对的,应该无可非议,并不能把他俩以后从井冈山逃跑等同起来。

在中国革命业已遭到失败的特定大环境下,特别是南昌兵变,秋收起义先后陷于整体失败的情势下,是继续走城市暴动,先占城市的道路,还是另辟蹊径开创新路,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性选择。文家市集兵后决定退往湘南,最初体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秋收起义无可挽回地遭到失败的紧要关头,能够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跳出占据城市的框框,勇敢地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那就是向井冈山转兵!

将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军力带往湘南,是一件具有双重涵义的事。它一方面应该纳入占据湘粤大道,“给南昌事变以有力响应”的范畴,仍然是配合叶挺、贺龙主力夺取广州后重新北伐的行动。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1927年8月制定的《湖南运动大纲》,毛泽东是参与了的。当时决定“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郭亮等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毛泽东对这样的方针应该了解。他认为这一带地方属于农村,还有部分的山地,是敌人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有利于革命力量的休养生息,因此提出向湘南退兵。如果毛泽东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话,他何必放弃工农革命军反攻浏阳再打长沙的方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于宜、郴、汝一带的具体情况,是不够知晓的,心里没有确切的底细,这就为他选择井冈山为落脚点提供了相比较的空间。

首先是中共江西省委密信中“毛部应退赣西宁冈”的提示,使毛泽东想到了别人推荐的“金刚山”,当他向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问明了宁冈的情形后,脑子里不禁叠化成这样的概念:金刚山就是井冈山,井冈山就在宁冈一带。毛泽东又记起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王新亚对湘赣边界地形和袁文才、王佐队伍的介

绍,思想上认识到井冈山地处湘赣边陲,地势险要,交通闭塞,是个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正是这样的去处才是工农革命军休养生息,徐图发展的立足之地。这是促动毛泽东决定引兵井冈山的重要缘由。再与其他几方面的因素结合起,因而水到渠成地形成了转兵的决策。

引兵井冈山与退往湘南相比,更能充分地体现毛泽东把革命力量带到农村去的思想内涵。这时候的毛泽东,在理性认识上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一个道理:在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没有必要在城市区域与敌人作以卵击石的较量,完全应该从城市里退出来,退到足以安营扎寨,休养生息的乡村去,在那里建立革命的根基之地。这样的认识成为了毛泽东在莲花决定引兵井冈山的思想底蕴。可以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芒已经在莲花转兵时就开始闪烁出耀眼的朝晖。正是这朝晖点燃了中国革命熊熊燎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走向成功的光明大道。

【作者简介】 魏丕植,中国国史研究编修馆常务副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具有文学学士、心理学硕士、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兼任 40 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兼任 30 多个地方人民政府教育顾问或文化顾问。